

19

先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某官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為門下

晦菴先生集卷二十九

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為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借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夫明公之立朝不為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

墻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
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睚眦值
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
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蘊畜真有以
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
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
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
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
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
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
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宥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
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

則熹之虛實可觀矣來使還

自三山熹前此已屢拜啟薄冗姑此少伸賀禮而
亦不敢爲無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履烏伏乞以
時爲國自重

答趙尚書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扣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
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涼伏惟
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蹕已

御外朝尚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
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
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
者抑以論議不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
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
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
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効不
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
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
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
納虚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
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偷安引日
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
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
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
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
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
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
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
然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

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慶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盍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脩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竒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却事機此真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遣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効只今兩脛細弱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踈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即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

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紆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趙尚書論舉子田事

熹拜書將遣而周宰見訪說及近降指揮出賣絕戶官田此間舉子義莊絕院二十五所田收米四百八十餘石或云史公所買而無明文可考只有淳熙三年陳公政內劄下催督義莊租課開列二十五院與今一同又有八年梁公政內劄下丞廳亦云拖照淳熙元年買建陽縣絕產田充義莊即是當時已買分明今自不合隨例出賣唯是兩縣絕戶江驥江大受作過人程如崗三家田收米七百三十餘石即係元不曾買今日難以拘占然今倉司施行甚峻縣吏奉承唯謹固不容辨其當賣與否矣若不及早整理則此田日下便爲他人之有而舉子之政遂成中輟甚可惜也欲望詳酌特爲申明乘此機會別降指揮依贍學田與免出賣則不唯已買者不爲奪去而未買者亦可因而撥正無復動搖其元降指揮恐隨行無本今并錄呈其間所引淳熙三年指揮本路絕產不許出賣通

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者或恐亦可再與拈出且
只免賣上四州絕院使朝廷易於聽從而其他未
舉行處亦可漸次接續措置誠爲永久之利周宰
亦已有書懇丘侍郎言之但須自尚書發之彼乃
有據而行爾此事甚急切幸早賜留念熹皇恐上
覆吏部尚書

後項所稟若只云任賣上四州絕院則又礙江
驥江大受程如崗田須云乞將已買及已撥充
舉子田免行出賣外將來上四州軍如有絕產
寺院並免出賣撥充舉子之費令安撫司拘收
措置如此則無病矣

與趙尚書書

熹向託廷老面稟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
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
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
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
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
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
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揀正若其它
關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

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互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喜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闊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

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姿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恠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留丞相劄子

熹竊以季冬極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
熹伏自春間一再干冒竟蒙恩厚獲安祠館區區
感戴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不敢復以姓名自
通門墻之下不意今者曾未踰年又叨除目付以
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才不忍使其終
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德意良厚感激難勝
但熹衰病益侵精神益耗使之從政其所施為悖
眊顛錯必有甚於前者而廣西一路地廣民貧邊
面闊遠得失所繫又非內地監司郡守之比在熹
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謹已具狀辭免欲
望鈞慈俯察愚誠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
之後別聽指揮若其精神筋力足以堪之熹不敢
復辭避也干冒威嚴俯伏俟命惟某官裁之熹瞻
望台躔無由趨拜履舄伏乞上為兩宮垂意茵鼎
之衛光輔神聖永福寰區熹不勝願望之至伏惟
鈞照

與執政劄子

云云熹伏自違遠門墻積有年所疾病不間無從
脩致贊御者之問邇者竊承延登宥密中外交慶
辱知有素欣賀尤深而亦不敢進越輒以姓名自

通不意今者誤恩橫被擢自閑散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顧念疇昔曲借推揚有以及此前錄同

與漕司劄子癸丑夏

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過四十五文而官鹽則必泝流運網或半歲而後達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喫私鹽而官鹽自非科抑雖銖兩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為出賣落草私鹽之術其實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稍可支吾而州府漕司亦獲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喫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有申舉追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於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網盡數折還州府版帳漕司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訟民間免得買喫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之袁宰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陳二司政內有司偶失契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

令出賣每月責認解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
官鹽可賣則本縣必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
其餘以爲循環之本前不至爲冒法行險販私之
詭計後不至爲逐網撰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
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而爲此今乃不察而必
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賣之增鹽至於移貴
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於民有無利害而善理
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縣遂復置坊出
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文其餘四十
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走鹵欠折
之數乃用表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私鹽以
足其數後來赴賣不上雖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
根不除使官吏日懼譴責百姓須喫貴鹽而漕司
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於民有害於官無
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採民言以獻
欲望台慈特不下司密行考究特賜住罷百里幸甚

與留丞相書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
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
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

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爲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亞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扎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

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盡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効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爲終身之差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黨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書

昨者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真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喻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汙之量屈已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丐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

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唯相公之所以命

答吳從才書 益

熹衰繆亡狀謬忝召除業已在官不容辭避然亦以病告而宿留前途以俟報罷之命矣所論時務衆共知其如此而未知所以處之之方來誨又若有所難言而不欲盡者及復思之未得其要若便得請固無所預萬一不免一到臨安或恐當路有問焉者尚望高明不鄙而瀆告之然必直書其事而勿爲材語使愚者一見而曉然乃爲厚幸不然又將有所不解而虛辱諄諄之誨矣至懇至望

與臨江王倅書

熹昨臨罷郡見邸報臺諫集議素服事已有指揮施行時彼中尚未著紫衫然即已榜客位預告賓客官屬矣過袁見郡縣官皆已素服獨盛府未之行心竊疑之欲以奉扣而匆匆不暇也不知後來別有指揮衝改耶抑偶未之省也至此又有豐城縣官亦如宜春恐隆興亦已如此竊慮更當檢校討論白守侯而正之乃爲宜爾向以將赴江西入

辭時永思已入土而壽皇所御衣冠皆以大布此
為革去千古之弊而百官皆用紫衫皂帶乃王丞
相以親老為嫌不肯素服議者皆有有君無臣之
譏近日之論乃鑒其失然猶未能彷彿古制也又
記在長沙初奉諱時方語從吏車帷當易紫以青
適未即出而何漕已易之如所言矣蓋於心有不
安故不約而同也并幸知之

答汪長孺書

熹到官三月無日不病扶曳此來良非獲已上恩
過厚辭謝不獲叨冒供職愧恨難勝所幸無他
而主上留神問學得少效區區丞相時得間見
可以吐露心腹但事勢牽掣亦有不得如人意處
天變未銷人情未靖如涉大水不見津涯尚深憂
懼耳今日入侍方講大學頗蒙開納歸來疲倦來
使索書草草附此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

熹昨者到官長沙嘗獲一脩記府之問伏蒙鈞慈
還答之寵捧領感慰不勝下懷繼以病作不能嗣
致牋敬惟是尊仰不忘于中未幾遂以收召去郡
行未兩日即聞大燾移鎮是邦甚恨不得宿留以

俟參展然甚爲一路軍民喜於將蒙惠澤而一月之間頗類之政亦幸有以陶冶於大專槃物之中也伏想今茲已遂開府輒因還役敬具公牘脩賀而復以此布其腹心伏幸鈞察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脩門尤以爲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已僭易陳及亦皆得旨施行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爲請并幾矜察

與王樞使劄子

熹昨在任日因準赦書修葺忠臣祠廟契勘晉譙閔王及近世孟趙二龍圖劉大夫趙將軍皆以忠義死於國事合立廟像歲時奉祠以勵臣節即已牒州委官措置并檢到晉志譙王表冠制度外及中太常寺乞會孟龍圖等衣冠制度今取到太常寺回牒一道并令人塑到孟龍圖等小樣兩身畫

付承局表超齋回投納伏望鈞旨檢會元案特賜處分熹又嘗支錢令進奏官製造本州祭祀三獻官法服冠冕等恐未發到亦乞并令催促免致遺墜不勝幸甚

其譙王等廟熹已具奏乞賜敕額候得指揮別具稟次熹上覆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況如何故宇淒涼新居鼎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爲之不平者此處不早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亦不容坐視不爲收救之計此外則無他說唯有去耳欲去則不可不早然未去之間亦不可一日不葺理季章相與之深不可不力爲言此也近事因來語及一二夫者幸幸

與趙丞相書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賜教并示羞敷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但鑄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請區區

私分深所未安復有祈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
俸必以得遂爲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龜勉
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來祧廟之
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
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
云云据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
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
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絀始祖
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
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
今太上聖壽無疆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
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本欲於免奏自劾前
議不明致此踈脫又聞彼中他議方作不欲以此
助其指摘姑從刊削然不可不使丞相聞之也聞
今別廟乃是向來二后所祔不知是否夫以十世
之祖考而下列於孫婦之廢廟此不論而知其得
失也相公何忍爲之耶歸來因閱所編奏議乃知
平日已不主荆公之論此乃向來講究未精之失
今乃必遂其非而不肯改其誤益甚矣熹愚暗不
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

丞相之大不相知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但恨日前不合受過恩數不容一一回納故且乞收還職名以贖後咎若又不蒙白從其請則熹不得已將出下策不復能計世道之消長盛衰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周吳二割亦已拜領皇恐之劇專此具稟目盲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爲國自重千萬至懇

別幅

向來嘗竊妄論僖祖皇帝實本朝始祖之廟不合祧遷已荷聖明延問嘉納而竟不蒙廟堂講究施行遂致太廟并遷二祖止祀八世不唯上簡宗廟失禮違經而尤非所以仰稱陛下孝養壽康祝延萬壽之意由臣淺陋不學言無足採致累聖朝貽次後世自知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不免再干旒袞

自効以聞

答李季章書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已復上免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子壽德夫之去方爲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尤不能爲懷今日之勢政使衆賢交輔未必能濟顧乃椽之如此其將柰何不知德脩徑歸蜀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此形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耳

答李季章書

台鼎動搖想諸事又一新外日聞茂獻亦補外是何故耶文叔除命可喜且歸鄉里作村監司亦不惡也德脩赴湖南否近皆得書目疾未暇報因書更煩道意旦夕寫得却別寄也去相彈文云何因風語及聞當序遷者乃下兼參與然則當卜相於外矣不知果誰得之也

答黃仁卿書

所示劄子語簡意足李倉必須留意但恐見黃商伯狼狽後打草蛇驚亦不敢放手做事耳鹽利向

時不暇整頓但初出關時陳時中

名庸台州人時作檢正清和

也第人相訪於浙江亭說此利害甚詳時不甚曉又失於詢訪且以抹荒方急不暇及既而悔之今得來諭乃審曲折甚愧見事之遲也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郎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羣小動輒以篡逆之罪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計此可為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熹一目已盲其一亦漸昏暗勢亦必盲而後已今年脚氣幸未發而脾胃先衰飲食不化兀坐更無好況辭職趙公已相諾再請可得而今已去方復請之未知如何然勢不可已或只得次等職名不作從官亦便可受却是來書所說鄙夫見識蓋位卑勢遠只得如此亦不柰何也

答李公晦書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而

辭職不容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知今
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得所
未聞然事已耳無可柰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
如何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答李公晦書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
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所說
亦多如此而熹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
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則自不合
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
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不當受則今日
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
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
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
左待制上及其補外則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
日鄧舍人是也豈可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
補外亦必待帶侍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
之私而平心以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與鄭參政劄子

熹竊以中冬之月陽氣潛萌伏惟參政相公鈞候

起居萬福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
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
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
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攘至今若使鄙意
止爲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
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己耶寔以從初
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旣以罪去其無
分豪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
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爲
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
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
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
字說了許多道理下梢却只如此悶默受却則熹
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
以得爲期切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同爲敷
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
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撰熹亦
不敢固辭矣況此因熹力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
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
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爲乎如更

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略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
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諉曰我無所預也熹
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
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于門下而坐待譴何之及
耳伏惟少垂意焉貼黃內事恐只蔭補磨勘兩事
須合改正蓋熹去年本是帶職員郎前此一郊中
子已叨恩命去年自不合奏請非但不應得京官
也磨勘則所供考第不知比之庶官月日如何恐
或不足則亦當鑄改其餘雖不繫利害然得盡削
去亦一快也熹今年遣人來往虛費不貲今亦不
能復遣初欲附遞致懇適龔提幹過門謹此脩敬
并致下懷切幸情照無由瞻望馳仰良深切幾以
時爲國自重熹千萬至禱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
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
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
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
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
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

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僚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李季章見謂平生亦甚愛此蓋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也胡爲亦愛此耶旣而思之解携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一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

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為如何也。已作前幅送行之處，渠未遣行，而熹復渠借人去。上謝表方得，并令帶去。衡陽之訃聞者，傷歎。况吾人相與之厚耶？歸葬之恩，可見上意未嘗忘之。復書雖未遂，恐終不能久沮格也。熹前所請封贈蔭補等五事，未得指揮，不免再申朝廷，只得付之有司，使以法裁之足矣。若不可辭，熹亦無固必。但衆議論紛紛，至今未已。熹亦固欲如此也。幸因見諸公一言及之，仍懇鄭丈，早得回降付去人歸為幸。此是借人難令久伺候也。昨聞宣入試闈，今想已出前書所說歸計果如何耶？行之昨日過此，亦疑久未踐也。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恚誤連

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偽之名詆以不道
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音私
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
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
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
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
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
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荅任行甫書

衰病益侵無足言者今有申府公狀及府公手書
為乞保盟申請休致煩為投之仍計會申奏一宗
文字付之去人仍作來年正月押下申發乃佳幕
僚二書併以囑之矣又此休致文字不知更要錄
白繳申脚色之類否按中紙札及省部亦應有合
用常例悉煩問之此間者已批付幹人依例支與
幸呼來付之省部者得子細批報為佳

荅任行甫書

休致文字極荷留念所以亟欲得之只為欲因赴
省人帶行然亦不敢令到日即投計程未合到須
令正月下旬以後投之決不至為州郡之累也今

再有書懇文昌及託林推言之想必可得也錄白俟檢法看如何若須用即續寄去數日來頗有講論之樂恨賢者不聞之也

答任行甫書

熹病愈甚蓋是天意催促休致消息可見悠悠之論殊無所謂府公聞已許開正發文字而俞建安亦數爲游說又今再與書致懇此中初六七間有人入都須趁此前到此乃佳書中已說託建安及賢者面言幸早留念若難相見只建安言之可也林推書說要錄白文字等今亦有書報之但陳乞狀不欲全依式恐有嫌疑其他建安書中可互見此不能盡布也

答任行甫書

謝事文字極荷留念林推所喻印紙已借人寫須更兩三日方可得即遣人送去且煩爲道鄙意謝之俟遣人別上狀也保官俞宰書中已說但亦恐其難之故不欲直求之但云託其宛轉而已今果如所料可付一笑所說諸人或恐未升朝或恐亦有所畏不欲更啓口只南劔田右司雖是放罷然屢已經赦罷後又曾磨勘轉官恐或可作已專令

吳定往求之今若不是乞兒不肯與癩子作保然亦煩更問法意如何以狀式觀之但非分司致仕等人自可作也亦已喻幹請人令勿幫正月以後俸錢并煩爲收起券身之屬便中示及也

與任行甫書

保官久求不得已絕意不求只欲懇州府乞一申省狀又聞府坐移鎮已亟作書賀之并別緘致此懇遣行矣忽得昭武黃衡州書自求作保人之識度相越乃如此不免趕回且發去賀書煩爲投之亦一面遣人去昭武僉圓文字借印紙來俟到即發去求奏狀內有一書至林推今亦且抽回只券身仍煩取回俟有回便却付來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
公平生故人不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
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
本已衰不能與病爲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
無復生全之望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
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墓府而荷知遇之意不
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
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
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
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
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
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
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
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
外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
計中外羣公威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
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
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

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採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動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承喻先王經解寶藏無恙今謹封納其間頗有續記所聞處蓋亦疑而未定之詞今固不容輒有增損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熹病甚不能作字口占布此氣已不相屬矣即此永訣切望俯念愚言千萬自愛至懇至懇

答劉季章書

告老得謝固爲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之方此踈踏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計尤深痛惜欲寄一書慰其子弟不知曾作何差遣來有便幸批報也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鄉裏用力不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害不可知鄉

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冊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
鄉後或欲更爲此舉千萬痛止之也無疑志趣誠
實但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界限不肯鄉上進步書
中枉費心力分踈

與黃直卿書

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
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
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
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意爲俞夢
達薦一張醫來用硃砂巴且等攻之病遂大變此
兩日愈甚將恐遂不可支吾泰兒又遠在千里外
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
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
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思老昏事餘干有
許意彼所言者上祝
有外家之嫌
不可謂也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
無人商量耳可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
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
附案一面整理其他并望參考條例以次脩成就
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并附去并紙
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

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與陳建寧劄子

伏見本府夏稅小麥秋稅糯米除折錢外並納淨利錢聞之故老本府酒課舊來元係官權至宣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不多而民以私釀破業陷刑者不勝其衆於是申請罷去官務而會計一年酒課所入除米麥本柄官吏請給之外總計淨利若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數內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其以為便但今竊詳淨利二字不見本是酒課之意竊慮將來官司不知本末或有再權之議欲望台慈詢究本末申明省都將淨利二字改作酒息庶幾翁公所以惠于鄉邦者垂於永久不勝幸甚

此事曲折舊見妻家尊長說及當時以鄉黨親戚之故親見翁公措置此事至今為利中間偶聞官司有再權之意因此說告之得寢其議然數年以來耆舊凋零已無知其說者深慮日久無復稽考必有後患伏惟知府尚書於姻戚間必嘗知其本末今又屈臨此邦得賜台念幸

甚幸甚。

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

一諸縣舊例每遇二稅起催前期印造由子開具逐戶產錢出入及合納稅物逐項數目給付人戶以憑送納近年諸縣間有都不印給由子致人戶無憑送納或有所納過多既成虛費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約束依例及時印給一諸縣人戶送納稅物官司交訖合給朱鈔縣鈔即關主簿勾銷戶鈔即付人戶執照使人戶免致重疊追呼搔擾近年諸縣間有受納錢物不即印鈔即以鈔單給付人戶既無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爲點對勘斷監納山谷細民被害尤甚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一諸縣受納亦有即印鈔者又不即時關過簿廳已關過者主簿又不即時勾銷正簿雖承使府倉庫發下朱鈔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銷以致縣道妄行追呼人戶雖有執到戶鈔者又不與照應釋放及將鄉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將已納

人決撻監繫追胥案吏誅求乞覓至有只欠三
五十錢而所費十數千者甚者又遭送獄禁繫
勘斷監納人不聊生欲乞檢坐勅條行下約束
嚴責主簿須管依限勾銷其催稅官司如有人
戶執到戶鈔即仰畫時踈放仍將鄉司案吏重
行勘斷

右具如前並乞行下約束仍印小榜簡約其詞令
人戶通知其有奉行違戾去處許人戶徑赴使府
陳訴將官吏重作行遣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劄子

示喻勸分之說足見仁人之心區區所慮蓋亦如
此但閑中不敢數與外事前日但以船粟盡輸城
中鄉落細民無所得食恐有他患不免以書扣府
公久未得報未知竟如何但此說又與來喻浦城
發米之說正相戾恐不容自有異同竊意莫若邀
率鄉里諸長上先次相與合議可行之策使城郭
鄉村富民貧民皆無不便然後共以白於當路而
施行之蓋此事利害稍廣非一夫之智所能獨決
又筆札敷陳未必盡意不若面言之可究底蘊也
但此事之行於富民必不能無所不利但以救民

之急不得小有所忍權以濟事若爲富民計較太深則恐終無可行之策也告急朝廷丐糴鄰部恐亦不能有補吾鄉在重山複嶺之中朝廷縱有應副不識何路可以運致鄰部唯有廣東船米可到泉福然彼中今年亦旱近得福州知識書言之甚詳此固無可指準就使有之亦如何運得到此浦城之米想亦不能甚多發之無節恐山谷間細民飢餓將復有貽州郡諸司之憂者尤不可不深慮也度今城下惟有兩縣勸分之說須作措置然亦且令愛惜撙節接續長遠乃爲至策若乘快督迫數日之間散盡所畜則無以爲後日之計矣但上戶有米無米之實最爲難知若一槩用產錢高下爲數此最不便顧恐今勢已迫不暇詳細不免只用此法耳若說不拘多少勸諭任其自糶則萬無是理也要須別有一法以核其實乃佳耳浦城之米必不得已可就糶而不可通販蓋就糶猶爲有限而通販則其出無窮必傾此縣而後已凡此數端恐可以裨商論之末故略陳之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20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廿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

汪張呂劉問答

與張欽夫

四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欽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風靡此爲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謂遂惟以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爲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爲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爲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爲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

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似聞浙中諸郡有全禾輸筭賦者有取之無藝至
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比日爲未便朝廷自合因此
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
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
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
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
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
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
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斤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

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
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
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
除矣此有李伯間者名宗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
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
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
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
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
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
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

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
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
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
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間至不
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
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
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欽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
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
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
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
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
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
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
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
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
所改不多別紙上呈未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
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
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

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
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
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
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
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
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
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
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
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
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
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喻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
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
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
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
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
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
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悞也然力量未至此而
欲學之則悞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
熹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
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

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未甚活絡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字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欽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目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閻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

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瞭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德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

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

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恠。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

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

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岐為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

仁元中亨義利正貞

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靜

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下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

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
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欽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
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
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
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
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
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
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
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
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
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
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
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
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
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
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
為如何

愚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

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
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
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
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
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大抵明道
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
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
好夕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
未好夕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
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

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所引盡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況此

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悞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
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

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喻說得性道未常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

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惟詳之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

近年已覺

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閱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

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

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旣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荅欽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白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

大抵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
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
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中嘗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為
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
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己恐只是不勝已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
慎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祭多
好如此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
靡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
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熹舊
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
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
意以為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砒砒此句
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
焉者似相戾蓋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玉霸之
異木殊歸者乃得以此為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

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爲未足必至於樂與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爲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爲平穩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

首章便如此矣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爲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爲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
略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
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
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
又是緊切關細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
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爲可恨然
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
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
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
爲踈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
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
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
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
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尊意爲下數語如何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
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
外面未有一事時裏一回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

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思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熹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喻云云固先傳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